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論四

五等諸侯論一首

翰曰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爵號也蓋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

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善曰典引曰慎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識曰以侯後聖

也垂基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善曰左氏傳楚芊尹無字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

又比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

自秦漢銑曰黃謂黃帝也唐謂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至于周室尚不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列置郡縣而漢因秦

之敝行而不改也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

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淺五等製立郡縣得失成

敗備在典謨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是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是以其

詳可得而言向曰詳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

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翰曰曠遠也善

帝業亦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

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濟曰天子任重

力因羣賢之才所以分重而輕焉庶事乃立建五長所以弘

其制也良曰五長即五等也善曰於是乎立其封疆之

典財其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

銑曰維連也磐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

動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判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國

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向曰宗

漢所謂磐石之宗也又有以見綏

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翰曰綏安御理也善曰大方

力者欲柔知其為人君即不然也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

如此其為人君即不然也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安

上在乎善本作悅下為己在乎利人良曰安上謂安

君王也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故易曰

悅以使人人善本作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

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善本作利之之利無也字銑曰

時因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 善曰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之者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不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 是以分天下以

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

與之共害 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

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

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

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 利博則恩篤篤樂遠則憂深 翰

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 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之深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

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

思遠 故諸侯饗 善本作 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

祚 善本有矣字向曰子孫相承不絕曰世及祚福也 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

侯之謂也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銑曰南面之君謂諸

侯也 是乎結 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已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 善曰

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

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 世治足以敦風道

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 故疆毅

衰足以御暴 翰曰立諸侯若國理則足以共敦風化 故疆毅

也王室道衰則足以相援以禦疆暴也 無所寄

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 善本作 無所寄

霸王之志 向曰言分理各定人無爭也 善曰孟子曰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本以霸王道雜也 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

銑曰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 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 則天子皆安也 善曰 主尊賴羣后之圖身 良曰諸侯謹 敬以事天子 則圖身之本 善曰 猶眾目營方則天網自昶 濟曰言諸 羣后諸侯也 善曰 則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眾網之目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 徧故網通矣昶通也 善曰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室也

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
春秋一引其綱方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
四體辭難而心

旅力與獲又天子也又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
之國獲安也善曰四體亦喻諸侯心脅亦喻王室蓋善本無三

也論語文人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

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但

者候也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

殷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
武帝策詔曰屬統善本從理所固有教之

廢興繫乎其人銑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則興行上政

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善曰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原

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良曰原謹也諒明也言事

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

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妖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

作法於涼其獎猶貪杜預曰涼薄也故世及之制敝善本從於彊禦厚下

之典漏於末折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敝於彊禦而難制謂其

而本折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末大

漏失也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弊在於彊禦而難制也毛詩

曰曾是彊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

剝上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字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

檄實殺曼伯宋蕭亭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侵弱之釁善本作

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侵弱之釁善本作

溝自三季翰曰邁起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

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溝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

秦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

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鄭偃曰三季王之亡陵夷之禍終于七

雄翰曰陵夷謂頽毀也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

頽毀終于此時也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

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

昔者成湯親昭夏后之鑒

公旦目涉商人之戒良曰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建之事

夏后之鑒即躬鑒也毛詩曰躬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雅舊

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

明

也 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濟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

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

之體善本作禮字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銑

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

封疆之制有盛於夏殷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一

之也小雅曰豈玩二王之禍而聞經世之筭乎 向曰言

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

王之道所宜然也玩好經理計筭也 善曰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已

見李蕭遠 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善本

字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

也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言周崇五等非暗經

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

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而秦去王

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 善曰漢書徐樂上

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也是人因而主不恤下怨而是以經

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

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

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善本有也字良曰是以理國之初

蓋取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哉蓋取適於遠

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 善曰毛詩曰經

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書慮終賈遠國故國憂

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

以謀王室使其安也主弱則

憑諸侯以為輔佐使不夫其位也 釋去也翼戴猶輔佐也 善曰左

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聞 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

翼戴天子 加之以恭及承善本有積其敝善本敝上無其王室遂

卑善曰新序曰及猶保名位祚垂後嗣良曰祚福也

定王王室遂卑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

各位不同班固漢書叙

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

者豈非置執使之然歟濟曰言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

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

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

也神器天子位也 善曰東京賦

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

又

年

明

明

明

明

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善曰史記曰商鞅見秦孝

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善曰言懲周以弱見懲周之失自矜其得

奪自矜以力滅周也善曰言懲周以弱見尋斧始於所底制國昧於弱下

翰曰尋用也左傳云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曰不可公子者公

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

子以為此也况其國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矣秦不封子弟亦如

用斧斷其所庇蔭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

為暗昧也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存秦以為是故謂之闇焉左氏

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

本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况國國慶獨

君乎此說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善本

猶字善本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良曰言秦獨饗天下之利

無人與之共除害也善曰國語曰晉國雖速亡趣亂不必

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王憂臣辱善本國之大德知

一道顛沛之豐實由孤立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

封立所致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遠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

揭毛萇曰顛沛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

之敗也善本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善本國之大德知

陵夷之可患閻士崩之為痛也銑曰言秦徒知五等

土崩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為痛也有陵夷之患心暗於

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濟曰競疆也善曰左氏傳鄭石象謂子囊曰今楚

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國之令主

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主楊雄連珠曰然

片言勤王諸侯必應翰曰周室雖不疆然天下有一言勤

曰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一朝振矜遠國先叛

向曰公羊傳云葵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之遠國叛者有九振矜謂

自美也言齊桓公自美已疆也善曰公羊傳曰葵丘會齊桓公震

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然也矜之故疆晉收其請

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銑曰晉侯朝王請隧不許

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謂請掘地通隧為王葬之

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三千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維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悶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

號澤哉濟曰言周室雖弱諸侯之疆然如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闚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

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蕪西大澤

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

共敝而善本無而字敝從大**覆滅之禍豈在曩日**翰曰假使秦能用五等之制雖

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亦不見覆滅之禍在於昔日也善曰曩日謂土山崩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啓**

侯王向曰矯舉枉敝也言漢室既興舉秦之敝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弟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

謂矯枉過其王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曰東京賦曰

曰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銑曰賈誼上書云

特式也**是以諸侯阻其國**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

甚非所以安上而令下也又晁錯曰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

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良曰阻恃也善注同**勢足者反疾土**

狹者逆遲六臣犯甘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翰曰勢足者謂

地廣兵足故為叛疾也土狹者逆遲謂終懷逆心為其土狹勢不足故為逆遲也向曰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

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璧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網謂漢初網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善曰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立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皇**

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濟曰皇祖謂高祖也夷傷也黔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言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傷故云夷於黔徒也吳楚反景帝使袁盎使於吳吳王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孝景帝病之善曰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杜預

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黔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泰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也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繁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者境土廣大過於正典所以為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祖約而封呂氏

為侯而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臣皆外顧迎代王立之代王疑欲不從宋昌畫策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長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今大臣以王賢聖仁孝故迎大王王勿疑也代王乃之長安即皇帝位社稷是安此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
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故迎大王大王勿疑

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國矣

曰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
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銑曰漢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庶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五侯謂成帝舅五人同日封侯新都謂王莽封為新都侯也
善曰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侯善本作疾字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覆車之遺轍也
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侯不亦宜乎
善曰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也

僅及數世姦宄充斥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之賊內外充斥言多也
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
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也
卒

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善曰疆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
而成
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

言一夫為亂而城地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 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意衡古橫字也 在周

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命謂棄

叛王命為逆也于亂也七臣一曰為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

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頹二曰叔帶三曰子

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 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

有寵焉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圃以為國邊伯之宮近於

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焉國邊伯

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

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

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亡之

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

我實能使狄遂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

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

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于逆悼王于莊

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

景益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

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子賓起王命論曰閻 嗣王委其九鼎

于天位爾雅曰于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 凶族據其天邑

也 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 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悖逆僭即王位

以據王城也天邑謂王城也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 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鉦

征 釐震於閻宇 鋒鏑流乎絳闕 濟曰鉦金聲也釐鼓 也閻宇謂四方也鏑

兵鋒也絳闕天子宫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 四方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 善曰傳玄正都賦曰巍巍絳

闕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

也覃延也晏 也言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未 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 善曰毛詩曰覃及思方毛萇曰覃延也難

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 是以厲宣 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 善本傳 宣王 善曰厲

出奔而厲王太子匿於召公家也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後 萬王崩于奔所二相立太子是為宣王此則諸侯之援也襄王避子 頹之難奔鄭鄭伯納之二王皆復位此亦諸侯之功也振起也 善 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 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 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叔曰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 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 侯辭秦師而正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

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

豈若二漢階闔斷是擾而四海已沸

言周封立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之內釁亂而四海已沸也階闔宮城內也擾亂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善曰薛子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

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思智同痛

良曰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

之志歟

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眾以正天子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蓋遠績屈於時

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

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

所見折挫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耳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

死也言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

子謂趙孟曰子蓋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

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人暴虐比於夏桀也善曰漢書張傳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歆謂燕將曰合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雖復時有

鳩合同志以謀王室

銑曰鳩集也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橫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計卓

然上非奧主

下皆市人

濟曰奧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善曰漢書曰納之子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恭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翰曰師旅兵眾也班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眾悉散則無鬪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

子曰用兵有五誅謂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

滅矣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善曰漢書曰莽聞翟

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銑曰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也昏主

暴君有時比跡善本作迹字故五等所以多亂善曰唐子

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

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

德之休明黜陟日用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

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翰曰千里

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率言皆奉天子休明之德皆述其職也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

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而淫昏之君

無所容過向曰君謂諸侯也言雖淫昏通相防制故無所容何

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銑曰遞相防制既

理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祚興也苟或衰陵百度自勃善本從心翰

衰微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勃亂也善曰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鬻官之吏以貨准

才向曰鬻賣也貨多者則高官少者下位故云以貨准才則貪殘之氓善本作萌字皆如

羣后也銑曰氓謂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羣后諸侯也后君也安在其不亂哉

故後王有以之廢矣良曰後之帝王見其鬻官貪殘之事或有廢封五等者且要

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濟曰謂其為長久子孫計故謂必思理善曰民安

已受其利故曰為已郡縣之長為利圖物翰曰謂其知不久居官故為利而圖於百姓之財也

善曰物能利已乃始圖之故云為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

志向曰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善曰企及進取

取犇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

曰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也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也銑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善曰脩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已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孔安國論語注曰希少也夫進取

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良曰銳利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是

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濟曰憚懼也言眾皆為之故不懼也

善曰安民譽遲不善侵之以利已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

夙夜善本有也字翰曰實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

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

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向曰此郡縣長所為如此五等諸侯則不然也善曰說

文曰嬰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銑曰後嗣思繼嗣於

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厦之屋善曰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音構為上無苟且之

心羣下知膠固之義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也

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

眾當解合之勢使其並賢居治固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

過有深淺向曰言使諸郡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

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已過則深焉善曰言八代同

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

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然則探善本無八代之制幾可以

一理貫良曰八代五帝三王也一理謂合典則也善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

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秦漢之典殆可以一

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

言蔽矣濟曰秦弃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大廣皆可一言蔽之也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辨命論一首并序善曰劉璠梁典曰孝

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

辨命論一首

劉孝標

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以發此論

善曰孝標值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難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一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爭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向曰主上謂梁武帝也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

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

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逢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銑曰赤墀天子所居善曰漢書南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

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善曰莊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

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善本無爾字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言至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瑋璋特秀

善曰郭璞曰孫子上品狀王武子曰天

才英博亮扶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瑋璋特逢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實海

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

濟曰日者謂掌日月歷數之任者卜祝謂主卜

筮祭祀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此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

比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曰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書歷近乎卜祝之間也而官止

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善曰史記曰司

馬遷曰天之報善本有施善人何如哉然則字高才而無貴仕號饕餮而居大

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

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天有大功而無貴仕其

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偵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故性命之道

窮通之數天闕葛紛綸莫知其辨良曰天謂年壽不可止住而不断也紛綸言多也言人所論之者甚多也善曰家語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

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夭折折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歲鞋鄭玄儀禮注曰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遷字子長並言貧賤富貴天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闡開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夭盜跖曰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者也余甚惑焉者也

於褐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

人所召向曰甕牖貧賤之居也褐冠貧賤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於天必有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也善曰七略鶡

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鶡冠故曰鶡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諂諂女宣

善本作咋阻異端斯起銑曰諂諂喧也謂言語喧聒不定貌

可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諂諂謹咋謹音詡袁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濟曰李蕭遠作

根而不通其條流也良曰郭子玄作致命論言吉凶由已故云未詳其本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

作致命由已論言吉凶由已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翰曰事在冥昧理不可定故云試言之善曰莊子曰請

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

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向曰任其生性故無主善曰老子曰大道汜

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待道而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銑曰物之生也任夫自

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濟曰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子

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

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

而非其力 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萬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 善曰周易

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叔連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

沉浮交錯庶類混成 **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度劉**

之志 翰曰亭毒均養也度劉殺也皆任自然也 善曰老子曰亭毒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

呂相曰芟夷我農 **墜之深淵** 善本作泉 非其怒升之霄 功度劉我邊陲

漢非其悅 翰曰墜淵謂鱗介之屬也升霄謂羽翼類皆亦任自升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

處天地之性也 **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

一化而不易 銑曰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終不改易之也

善曰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

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

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一 **化而不易** 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

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于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 **定於冥兆終然不變** 良曰真昧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也 善曰祖台之論命曰存亡

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也 **鬼**

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 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

能預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 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也 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

韓構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留之倒謂却行也 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

強者也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肉 **短則不可緩**

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前漏 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

之間長者又不可今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籜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辭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也

至德未能踰 上智所不免 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

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

石 銑曰放勳堯也浩浩襄陵謂洪水也天乙湯也焦金流石謂大旱也言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歲豈其不聖明乎蓋天命也善曰尚書堯典曰放勳欽明又帝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

文公噍 其尾宣尼絕其糧 良曰文公周公也詩云狼跋其

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 音以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

苜 苜者芣苢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夷叔斃淑媛之 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翰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斃死

也淑媛婦人也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有婦人謂之曰子不食周粟何食周之草木

遂餓而死子輿孟軻字也魯平公欲造孟子之所平公嬖人臧倉毀之或人來告孟子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何能使吾不遇乎訴毀也善曰崔璋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

曰有司未知所之取請公曰將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庶見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剋告君將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

是沮君君是以不果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

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

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至乃伍貞浮 遇哉

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

向曰伍員吳賢臣也吳王不用其言乃賜死以鴟夷

之革浮其屍於江中三閭大夫謂屈原也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揚雄反騷欽子楚之相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

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銑曰賈大夫賈誼也沮喪

也長沙地名誼見逐為長沙王傳也馮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善曰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者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也

君山鴻漸鍛

殺

羽儀於高

雲向曰桓譚字君山仕後漢世祖為議郎天子使其決讖書譚曰臣不識讖書上怒欲斬之譚叩頭流血出補六安太守在道病而死鴻漸言鴻之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鍛殘也言其為帝所放而死如殘折羽翼於高雲之中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偏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貰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

通少有倜儻之志漢明帝以為才過其實抑而不用鳳起喻賢德也摧迅翻謂帝不用也鳳鳥濯羽弱水暮宿風穴善曰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倜儻之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墮壞失志以事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此豈才不足而

行有遺哉賢遭其時難或有風所從出此豈才不足而

行有遺蓋天命也善曰韓詩近世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而

行有遺行乎奚尼之隱也

沛國劉瓛

弟璉

竝一時秀士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子璩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璩君

切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

行

向曰揚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故時之諸儒謂之為關西孔子言劉瓛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揚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揚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

又禮記有儒行篇

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

竦不雜風塵

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高貌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

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岩岌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

天地翰曰衡門橫木為門蓋貧賤之居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而官有

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向曰殂落死也兩賢則瓛璣也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 善

曰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布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昔之玉質金相英旄

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銑曰玉金所以比美君子

質相言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韞謂懷藏也 善曰毛詩曰追琢其草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弃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倏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

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翰曰

其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於川谷也 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沈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說哉何獨載於典籍也 善曰楚辭曰

願徼幸而有待兮宿莽與檿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曰將至今兮與麋鹿同坑檿蜀文曰肝

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埋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

之與殤子良曰宰衡伊尹也言其貴也阜隸賤也容成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大者也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

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曰阜隸曰輿與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

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彭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

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大也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濟曰猗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 善曰猗頓已見過秦論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

來弔曰何以為謐婁曰以康為謐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謐為康哉淮南子曰不

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醜麋推頰廣顏色如落楮垂眼臨鼻長肘而墊股陳侯見而

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翰曰言

述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 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

仁

宗

託宿於義者也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善本作其斯之謂矣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體命善本作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

先號而善本無而字後笑或始吉而善本無而字終凶或不

召自來或因人以濟良曰言人之運命亦有因人成者也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

不召而自來傅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

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微密善本作密微寂寥

忽恍忽廣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銑曰忽恍不明貌言運命出於無窮

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微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鶻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思玄賦曰比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駕銳不可以一塗驗筆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闔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寒廓

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必幽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

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

百官以司職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於物不憑於人則御猶乘也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瀆任百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其善本作龍字亂在

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音響銑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

勝也言或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為能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善曰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鑪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清躬紂于酒德矣攻之子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

墨程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方皆命世挺生膺期持授視彭韓之豹變謂執其猛致

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韓曰彭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

其猛而有文也鷲執也言有不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為列士之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張

明

禹相榮以博學而至貴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服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相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王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紋也漢書夏侯勝曰士豈知有力者運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之而趨乎 濟曰莊子去藏山於澤藏舟於壑謂之固矣然而有運轉非必已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相皆天命運轉所為不必由已也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

故言而非命者 善本無善者字

有六蔽焉爾 善曰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

請陳其梗槩 古代切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

夫靡顏膩理哆 昌為願六頰烏形之異也

銑曰美顏膩理好貌也哆為張口不正也願頰阜高貌也乃人形之異也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連視聯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為濛濛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為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於尔澤曰先生雖願感羈

朝秀晨

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 向曰朝謂日未出時晨謂日出時也言朝秀之華至日出乃死龜鵠壽乃千歲故年之殊善曰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鵠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

聞言如響智菽麥神之辨也 良曰聞言如響謂耳聽也菽豆也辨別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道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

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 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所得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犀曰角帝王之表 向曰額有龍犀入髮額左角有日右角有月帝王之相也善注同

龜文公侯之相 翰曰月上下正平曰河目龜文謂足有龜文也善曰孔叢取子曰夫子適周見其長引其引

河目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

復龜文後為太尉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銑曰張裕善相術每窺鏡視面自知刑死也濟曰楚恭王有子五人無嫡以立之乃祈神請擇於五人使主社稷乃密以璧理致於祭所之庭令諸子當壁而拜者神所以立也而諸子皆遠之平王弱抱入而拜之拜處皆壓於壁之紐細壁上鼻也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平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龍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理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

再拜皆厭紐也

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

鬱興主之瑞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帝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北斗第一星也電光也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酈山斷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如蓋也鬱氣威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者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

皆兆發於前期

渙汗於後葉銑曰兆跡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汗流布貌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若謂野

貌夷虎奮尺劔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

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宵冥神明之數矣紫微帝

宮也帝道帝位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孔安國曰貔摯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劔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

源道者測宵冥之深呂氏春秋曰宵平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空桑之里變成

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良曰有仇氏女子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於其君君令

浮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乃夢有神告之曰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

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又曰歷陽地名也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後果沒為湖人悉化為魚鼈

故言化為魚鼈也善本注同

楚師屠漢卒睢惟息河鯁其流秦人坑

趙士沸聲如若字

雷震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言項羽殺漢兵於睢水之上睢水為之

也

也

也

不流蓋死者填之也翰曰秦將白起坑趙降兵四十餘萬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也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疆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川弗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萌之眾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也

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

之殆庶焉能元善本之哉其蔽三也向曰礫瓦也

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子伊顏顏回也謂其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何元禦也善

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萸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或曰明月之

珠不能與類夏后之璜不能與考玉也考猶不平也

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與考明月之珠不能與類高誘曰考不平也類崩也故崔駰因死善本

於縣長長卿善本作卒於園令翰曰崔駰為長岑今司馬

曄後漢書曰崔駰字季伯寶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

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

向曰懸黎結綠美玉也鴻潤也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

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合死

霜露其為詬呼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

列五鼎良曰牧養也淄原地名銑曰詬病也翰曰主父偃後

也列五鼎之食言貴也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刀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

又

又

又

又

又

居下策天子擢引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遂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引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取也

電照風行聲 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

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 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

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 善曰

夫虎嘯風 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荆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

馳龍興雲屬 翰曰雲從龍風從虎相感應也善曰淮南子曰風馳

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 言善惡各從類而見也重華舜也元凱心元八凱也辛受紂也飛廉紂之讒臣也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材子八人蒼舒殯欽檮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逢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材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伯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曰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子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尚書

然則天下 曰祖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喬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善人少惡人多 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比于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鴟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賓曰接翼側足

是 是

使渾敦 胡徒本棣桃

武於雲臺之上 種

容庭堅耕耘於嚴石之下 良曰渾敦棣桃不才子也踵武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

才之子繼跡於書府之上也 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營農也善

口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 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顛頊氏有不才子不

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 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

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已見上注 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

橫 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蔽五也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及也

彼戎狄者人面

獸心宴安鳩毒

良曰信心懷惡善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

傳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

上注曰蒸下注曰報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注曰報

雖大風立於青丘擊齒奮於華野

比於狼戾曾何足喻

翰曰大風國名青丘地名擊齒國名華野地名昔者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野誅擊齒於疇華之時突竄九嬰太風封豕擊齒脩蛇皆為

害堯乃使羿誅擊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竄竄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鷲鳥青丘東方封豕大豕桑林湯濤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自

金行不競天地

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

行晉也

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

之徒也善曰金行謂晉也于寶搜神記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

莫曰極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曰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格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

遂覆灑洛傾五

都

居先王之桑梓

善曰東京賦曰沂洛背河左伊右瀍于寶晉紀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盪五都

竊名號於中縣

濟曰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號也中縣謂中國也善曰毛詩曰

帝角其區宇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又寧

種落繁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徒中縣之人南方三郡

與在於已

非天降命不可得及也

彼戎狄者人面

獸心宴安鳩毒

良曰信心懷惡

善曰戎狄謂魏也

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

傳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以誅殺為道德

以蒸報為仁義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注曰報

雖大風立於青丘

擊齒奮於華野

比於狼戾曾何足喻

翰曰大風國名青丘地名擊齒國名華野地名昔者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野誅擊齒於疇華之時突竄九嬰太風封豕擊齒脩蛇皆為

害堯乃使羿誅擊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竄竄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鷲鳥青丘東方封豕大豕桑林湯濤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自

金行不競天地

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

行晉也

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

之徒也善曰金行謂晉也于寶搜神記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

莫曰極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曰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格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

遂覆灑洛傾五

善曰東京賦曰沂洛背河左伊右瀍于寶晉紀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盪五都

居先王之桑梓

善曰毛詩曰

帝角其區宇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又寧

種落繁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徒中縣之人南方三郡

與在於已

非天降命不可得及也

彼戎狄者人面

獸心宴安鳩毒

良曰信心懷惡

善曰戎狄謂魏也

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

傳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以誅殺為道德

以蒸報為仁義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注曰報

雖大風立於青丘

擊齒奮於華野

比於狼戾曾何足喻

翰曰大風國名青丘地名擊齒國名華野地名昔者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野誅擊齒於疇華之時突竄九嬰太風封豕擊齒脩蛇皆為

害堯乃使羿誅擊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竄竄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鷲鳥青丘東方封豕大豕桑林湯濤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自

金行不競天地

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

行晉也

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

之徒也善曰金行謂晉也于寶搜神記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

莫曰極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曰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格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

遂覆灑洛傾五

都

居先王之桑梓

善曰毛詩曰

帝角其區宇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又寧

種落繁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徒中縣之人南方三郡

與在於已

非天降命不可得及也

彼戎狄者人面

獸心宴安鳩毒

良曰信心懷惡

善曰戎狄謂魏也

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

傳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以誅殺為道德

以蒸報為仁義

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羸孟秋始縮高誘曰羸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

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銑曰賦布也

善曰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天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由之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有也字善曰相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

絪卦中庸在於所習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

明又心不愚暗絪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習而成也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高誘曰丹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曰絪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惡爲惡是以素絲無怕

立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性有如素絲無有恒

色或立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

節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爲賢士王隱晉書曰應瞻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楚穆

謀於潘崇成弒善本逆之禍良曰楚穆王成王子也初成王欲黜之乃告其師潘崇崇請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死穆王乃亡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銑曰商臣則穆王名也仲由子路也衛太子蒯瞶以

戈擊子路子路曰君子死冠不脫於地乃結纓而死結纓繫冠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善曰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令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斯則

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善本無也字或以鬼神害

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

法星三徙濟曰宋景公有疾熒惑守心熒惑災星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服肱除心腹之疾

置於服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爲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

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熒惑謂執法之星故云法星也善注同殷帝自翦千里來雲翰

殷時天下大旱湯乃以身禱而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而四海雲

來千里雨至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早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

雨至也善本作若使善本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向曰謂宋公躬則未合此義此義謂星退雨至也洽合也善曰因此而言則害盈

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理無徵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

也合且于公高門善本作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嚳銑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令門高大

令得駟馬高蓋出入焉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果

至定國爲丞相封侯此所謂待封也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其母見其

刑罰多乃謂延年曰不聞仁愛專以立威此豈爲人父母意哉我當

老矣不忍見汝被戮我東歸掃除墓地遂去歸郡後歲餘延年果敗

而被誅也善曰漢書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執囚毋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

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歸掃除墓

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

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若使善本作仁而無報奚爲脩善

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良曰仁道陰德必有所報若使無之則何爲修善立名者

乎此乃激過之辭矣徑廷激過也善曰若必爲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爲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有

吾問于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庭激過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

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翰曰婉柔也濟曰河漢之水深廣善曰此

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懼怖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何

漢無有崖也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 向曰聖

有詩書禮樂以進中庸懶惰之人或言運命以至其積善餘慶

性靈也怠懶窮至也 善曰此釋不同之所由也 積善餘慶

立教也 向曰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蓋

之家必有餘慶徐幹中論曰北海 鳳鳥不至言命也 銑曰孔

孫翽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 善曰周易曰積善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 今以善

也 善曰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今以善

有其字 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

之變哉 向曰理之冥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

可及乎 善曰毛萇詩傳曰蟬游渠路 且荆昭德音丹雲不

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螻蛄不知春秋也 且荆昭德音丹雲不

卷 濟曰荆昭楚昭王也 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此妖異

也楚人請移於令尹士曰除腹心之疾而置之股肱何益也是

則荆昭德音而氣三日不減也丹雲則此赤氣也夫景公熒惑之災

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 同而福異也 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

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使問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於

令五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

天諸有罪受罰又 周宣祈雨珪璧斯罄 良曰周宣王大旱

焉移之遂弗榮 祈雨罄盡珪璧於 神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

也 善曰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 翰曰于叟于公也種猶立也

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 延年殘

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 善曰勛華已見上文 延年殘

獷 古 未甚東陵之酷暴 善本無暴字 向曰獷惡也嚴延

年速先敗也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也 善曰說

文曰獷不可附也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

之上 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

也 蕩蕩上帝豈如是乎 銑曰蕩蕩寬廣貌帝天也 善詩

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翰曰雞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

世其善不改也 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 故善人為

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 故善人為

善焉有息哉 善曰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 夫食稻

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夫食稻

夫食稻

梁進芻

楚

衣狐貉

鶴

襲冰紈

向曰梁米也牛馬食曰芻犬食曰黍

狐貉謂以狐毛為裘冰紈素綺也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梁國語曰芻黍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

小人

善本作此生人

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銑曰非求其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

所必須也

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舞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修道德

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

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

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

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弁柎弔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

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

智力

翰曰識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乃在於命也善曰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

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

不感

善曰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子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

瑤臺夏屋不能悅

其神

向曰夏大屋也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

乎夏屋

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

善曰土室編蓬已見非有先生論不充

屈

善本作此字

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

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墮獲於貧賤不

充拙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豈有

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翰曰史公司馬遷也董相董仲舒也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志

然人之貧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有此文乎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四

戊申二月十一日李宗澄雕 頤寫



